

中国古代文学

教育部教学改革重点项目
——“文化原典导读与本科人才培养”成果



Zhongguo Gudai Wenxue

主編

周裕锴 谢谦 刘黎明



重庆大学出版社

总主编 曹顺庆

中国古代文学

主编 周裕锴 谢谦 刘黎明

(下)

教育部教学改革重点项目

——『文化原典导读与本科人才培养』成果

内容提要

本书立足于培养读者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的亲切感,引导其体悟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厚底蕴,启迪性灵,润饰文心。全书以约四分之一的篇幅论述历代文学的文化背景、时代思潮,各体文学的基本样态及消长演变等,同时更多地著力于经典作品的解读,使读者既对中国古代文学有宏观的总体印象,又对具体作品有文本细节的真切感受。全书结构独特,选目精当,行文雅洁,重视启发,既可供高校文科各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课堂教学使用,又为爱好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中国古代文学精读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下)/周裕锴,谢谦,刘黎明主编.一重
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10
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系列教材
ISBN 978-7-5624-5436-6

I. ①中… II. ①周… ②谢… ③刘… III. ①文学史
—中国—古代—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0513 号

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系列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下)

主 编 周裕锴 谢 谦 刘黎明
策划编辑:邱 慧 林佳木
责任编辑:邱 慧 版式设计:邱 慧
责任校对:邹 忌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 174 号重庆大学(A 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6 印张:17.5 字数:437千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624-5436-6 定价:65.00 元(上、下)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目 录 (下)

宋代文学	(271)
总论	(271)
第一章 宋诗	(274)
第一节 北宋初期诗派	(277)
第二节 北宋初期诗坛	(282)
第三节 苏轼与元祐诗坛	(287)
第四节 江西诗派与南渡诗人	(294)
第五节 中兴诗人与乾淳诗坛	(298)
第六节 永嘉四灵与江湖诗派	(301)
第七节 遗民诗人	(304)
第二章 宋文	(307)
第一节 北宋初期古文	(309)
第二节 北宋中期古文	(312)
第三节 苏氏古文	(317)
第四节 北宋文赋和四六文	(322)
第五节 南渡古文与骈文	(328)
第六节 南宋中期古文与骈文	(331)
第七节 南宋末年古文	(335)
第三章 宋词	(338)
第一节 北宋中期雅词	(340)
第二节 北宋中期俗词	(343)
第三节 苏轼词	(345)
第四节 北宋后期词人	(347)
第五节 李清照与南渡前后词人	(350)
第六节 辛弃疾与豪放词人	(352)
第七节 姜夔与姜派词人	(355)

第八节 宋季四家	(357)
金元文学	(361)
总论	(361)
第一章 金元诗词文	(365)
第一节 金代诗词	(366)
第二节 元代前期诗词	(369)
第三节 元诗四大家及中期诗词	(370)
第四节 铁崖体	(373)
第二章 金元散曲	(374)
第一节 元前期散曲	(376)
第二节 元后期散曲	(379)
第三章 金元戏曲	(384)
第一节 关汉卿	(387)
第二节 元前期其他作家杂剧	(392)
第三节 元后期杂剧	(398)
第四节 元南戏	(403)
明代文学	(407)
总论	(407)
第一章 明诗	(410)
第一节 明初诗	(412)
第二节 江南文人诗	(415)
第三节 前后七子诗	(418)
第四节 公安、竟陵诗及性灵诗人	(421)
第二章 明文	(424)
第一节 明前期文	(427)
第二节 前后七子、唐宋派及明中后期文	(432)
第三节 公安派文及小品文	(439)
第三章 明小说	(446)
第一节 长篇章回小说	(450)
第二节 文言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	(452)
第三节 白话短篇小说	(453)
第四章 明戏曲	(454)

第一节 明杂剧	(458)
第二节 明传奇	(459)
第三节 明散曲	(461)
清代文学	(463)
总论	(463)
第一章 清诗	(466)
第一节 清前期诗	(468)
第二节 清中期诗	(477)
第三节 清后期诗	(482)
第二章 清文	(496)
第一节 清前期文	(497)
第二节 清中期文	(507)
第三节 清后期文	(517)
第三章 清词	(524)
第一节 清前期词	(525)
第二节 清后期词	(530)
第四章 小说戏曲	(537)

宋代文学

总 论

宋代三百多年中,正统的文人创作仍占文学的主流地位。太祖到真宗的六十余年间,封建经济和文化处于恢复重建阶段。太宗在完成全国统一大业之后,逐渐把心思放到“文治”上来。太宗、真宗朝组织文士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四大类书,就是文化建设的初步成果。

宋初文人多为割据政权的词臣或经历乱世的士人,文化格局相对狭窄,文化素养相对低下,所以唐末五代卑弱的文风、诗风继续流行。而到真宗朝,西昆体的骈文和律诗,虽仍内容空虚,但其“雄文博学”已显示出较深厚的文化底蕴。

仁宗和英宗时代出现的儒学复古运动,把文化与文学的复兴推向深入。士大夫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空前高涨,表现出对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注。学术界先后出现孙复、石介等人的政治伦理批判和周敦颐、张载等人的天道哲理探讨。史学界《新唐书》、《新五代史》的编撰贯穿着儒家史官褒贬善恶的道德批判色彩。而文学界由欧阳修为代表的诗文创作,则不仅批判改造西昆体的华靡作风,而且保持着对石介们险怪奇涩的太学体的警惕,坚持文与道并重的观点。这一时期的诗文,在极大地开拓题材领域和表现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同时,多少带有某种政治功利倾向和道德说教倾向。

宋王朝的文化高潮出现于熙宁到元祐时期,“百年无事”的承平给文化积累带来一个难得的机会。这是一个各领域都出现巨人的时代,哲学界的“二程”,史学界的司马光、科技界的沈括、政治思想界的王安石、文学艺术界的苏轼,群星灿烂,光照古今。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点是文化整合,哲学、宗教、史学、文学、艺术相互交融。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文与道、诗与禅、诗与史、诗与书画的双向渗透,相互启发,以及文学内部

文、赋、诗、词各文体的相互越界,破体出位。广博的学识和自由的创造精神,是这一代士大夫所普遍具有的素质。文学家的主体意识得到高度张扬,创作个性得到鲜明体现。古文则有曾巩的雅正醇厚,王安石的峭拔简健,苏轼的雄放畅达,苏辙的汪洋淡泊;诗歌则有王安石的精工,苏轼的新颖,黄庭坚的奇峭,陈师道的简朴。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

北宋的新旧党争给文学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乌台诗案”这一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在士大夫的心中投下阴影,干预现实、批评时政的文学作品明显减少。而徽宗时的“崇宁党禁”,在禁锢元祐学术的同时,也扼杀了文学创作。在朝的大晟词人虽在词的音律上有所创制,但在词的境界上反有所萎缩。在野的江西诗派虽继承了元祐诗体,但更多地以模拟代替创造。

北宋王朝长期的对外妥协,最终导致金人入侵,中原沦陷,二帝北迁,宋室南渡。士大夫身上因徽宗朝承平的假像而暂时失落的忧患意识,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重新迸发,化为忠愤激越的爱国情怀。古文从文以载道的空洞说教中走出来,成为讨伐进犯者和抨击投降派的檄文;诗、词从艺术的象牙塔中走出来,成为呼唤民族精神、鼓舞爱国斗志的战歌。陈与义、李清照前后期创作风格的变化,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

元祐传统作为北宋盛世文化的象征得到南宋士大夫的普遍尊崇。绍兴以后的文化“中兴”,都可以从元祐学术中找到源头。李焘、李心传的史学名著祖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朱熹的道学体系承继着二程的道统。而在文学领域,欧阳修奠定的平易晓畅的古文风格仍支配着南宋文坛,苏轼以诗为词的倾向在辛派词人那里发展为以文为词,黄庭坚“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诗歌句法仍有大量的追随者。南宋中期文学创作的主流,仍多是有一定地位的官员或有广泛影响的学者,其强烈的参政意识和深厚的文化修养,推动着正统文人文学的继续发展。叶适、陈亮的政论文,朱熹、吕祖谦的记叙文,陆游的爱国诗,杨万里的诚斋体,范成大的田园诗,辛弃疾的英雄词,均各有创获,表现出南宋文学特有的平易通俗的语言风格和贴近生活的创作倾向。

南宋宁宗以后,文化与文学出现全面衰落的颓势。文化整合逐渐被文化分裂所代替,“道”与“艺”分道扬镳。士大夫一部分人成为空谈性命的腐儒,另一部分人成为干谒权门的清客。一方面是“理学兴而诗律坏”,道学家势力恶性膨胀,不仅文坛出现“全尚性理”的太学文体,而且诗坛也流行头巾气十足的“濂洛风雅”。另一方面则是江湖文士或沉缅于唐律的苦吟,如四灵和江湖诗派;或醉心于词律的创制,如姜夔一派词人。文学更精致化,然而格局也日渐狭小,成为达官贵人附庸风雅的摆设,或是平民作家求名邀宠的商品。

蒙古骑兵的铁蹄惊破临安西湖的黄粱之梦。士大夫的政治使命感和爱国精神,再次被激发出来。文天祥以其正气浩然的诗篇和壮烈殉国的行动,给宋人的道统文学观涂上一抹神圣的色彩。在南宋遗民的诗、文、词中,忧患意识转化为坚贞不屈的民族气

节和矢志不忘的故国哀思。

宋代儒学复兴的意识形态与城市繁荣的经济基础,构成宋代文学雅俗并存、道艺冲突的复杂景观。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词以娱宾遣兴,是宋人根深蒂固的文体等级观念。因此,无论是群体创作还是个体创作,宋代文、诗、词都显示出不同的风格特征。

宋词在数量上远不能和宋诗相比,内容也不如宋诗广阔,但在艺术上却显示出更多的特色和创造性。诗在宋代,有“言志”的使命,是一种表达个体思想情志、相对严肃的抒情诗;而词在宋代,则往往是一种女性角色吟唱的流行歌曲。正统文人视“词为艳科”的观念,实际上成了宋词逃避伦理审查的保护伞。在诗中要显得正经严肃,而在词中则可以放肆随便,侧艳的情怀,哀婉的思绪,不妨自由真率地表现。同时,词这一新兴文体也为宋人施展自己的才情留下了广阔的天地。坚守词的音乐性的词人,如周邦彦、姜夔等,在词的形制、语言、意境、音律等方面刻意求精,使词的形式技巧发展到顶峰。而不顾诗词分疆的词人,如苏轼、辛弃疾等,则把诗的“言志”传统移植到词中,将流行歌曲改造为带有鲜明自我个性的新体抒情诗。

相对而言,宋诗更能反映宋代文人的思想性格,同时也更能体现宋代的文化积累和创造精神。宋人在诗中或卖弄广博的知识学问,或安排机智的句法字眼,或注入深刻的义理哲思,或营造含蓄的韵味心境,在“唐音”之外又创“宋调”,为文学创作如何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例。

宋代古文受儒家道统的束缚最大,宋初柳开、石介提倡古文,主要在其政治和伦理方面的功能。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北宋古文家,在“明道”的同时尽量维持散文的艺术特征,辞意并重,骈散相间,平易浅切而不失文采。这种风格使古文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在表情达意、说理叙事方面远较骈文更有优势。其影响不仅导致宋赋和四六文语言风格的变化,而且带来题跋之类的小品文、诗话之类的笔记文的诞生和兴盛。但是,宋代古文广泛的适应性以及温雅平和的风格,使得散文的情感力度和语言张力多少有所减退。

据文献记载,宋代通俗文学极为繁荣,说话、说唱、杂剧、院本、诸宫调、南戏等多种白话小说和戏剧形式已经成型。然而,由于宋代文人对这些形式比较轻视,因此一则缺乏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作家从事这方面创作,二则缺乏足够的文献将这些小说戏剧的文本记录下来。

参考书目:

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第一章 宋 诗

“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蒋士铨《辨诗》)。宋诗是在唐诗高峰的影响下发展变化的。整个宋诗史,几乎可视为宗唐与变唐消长的历史。

宋初六十年,诗坛的风气主要是摹仿唐人,大抵可分为学白居易诗的“白体”、学贾岛诗的“晚唐体”以及学李商隐诗的“西昆体”三派。“白体”是宋初皇帝有意提倡应酬赠答之诗的产物。白居易流连杯酒光景、以小碎篇章相互唱和的“元和体”,正合君臣的胃口,为时流所仿效。白氏闲适诗对太宗朝太平无事的达官也有吸引力,“朝谒之暇,颇得自适,而篇章和答,仅无虚日”(《二李唱和集序》)。王禹偁在仿效“元和体”的同时,部分继承了白居易讽谕诗的精神。

“晚唐体”主要流行于真宗朝,成员多为在野的隐士和僧人。他们隐居山林,不求闻达,诗学贾岛,“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爱写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景物,题材较为狭窄。与晚唐五代乱世文人的作品相比,魏野、林逋等人的诗多了点盛世的气象,即由清苦寒瘦而变为冲淡闲逸,苦吟中加进了闲吟,孤峭中有几分幽雅。

白体和晚唐体都崇尚白描,少用典故,这与宋初社会文化素质不高有关。真宗朝,杨亿、刘筠诸人在馆阁编纂类书,闲时相互唱酬,编为《西昆酬唱集》,以“用事精巧”取代白体的“得之容易”;以“丰富藻丽”取代晚唐体的“枯瘠语”。其华丽典雅的诗风反映出北宋文化全面繁荣的气象。“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六一诗话》)。但其诗堆砌典故而语僻难晓,修饰辞章而近于浮艳,咏物诗尤似类书的诗化,模仿李商隐的痕迹太重,创新不够。

典雅的西昆体受到不少朝廷大臣的青睐。直到仁宗庆历年间,石介从道德角度对之猛烈抨击,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在写作上创立新诗风,其影响才逐渐消失。欧、梅、苏诗是复古旗帜下的创新,使诗由尚辞而变为尚意,由模仿而变为独创,以古淡平易取代雕饰浓艳,以风雅美刺取代吟风弄月。他们受韩愈影响,将古文议论的作风移

植到诗中,形成以文为诗的风貌;同时继承了韩诗“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的特色并加以发扬,扩大诗歌的题材范围。但他们学韩并非亦步亦趋,而是随才情的自由表现而形成不同的创作个性,如苏诗超迈横绝,梅诗深远闲淡,欧诗则多平易舒畅。

欧阳修等人好议论的诗风,在庆历以后流行开来。由王安石的《明妃曲》引发的诸多士大夫的同题唱和诗,显示出宋人“以议论为诗”的强大阵容。这与古文作风对诗的渗入有关。王安石前期诗歌“以意气自许”,政治见解、历史反思、艺术评价发于诗中,辩驳翻案,纵横捭阖。退居钟山之后,他开始向唐诗的传统回归,由一个政治家变为纯粹的诗人。他晚期作品在感悟中仍带有强烈的理性色彩,对偶、用典和炼字极为精巧严格,体现出对唐诗的有意竞技和自觉超越。

苏轼是北宋中叶后文化全面高涨造就的天才诗人。他的诗将前辈诗人作品中已出现的宋调特征推向成熟。其“以议论为诗”,长于譬喻,说理透彻,雄辩无碍,以丰富的生活内容、清新畅达的语言表现和深厚的文艺修养,避免了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其“以文字为诗”,下字精审,造语新奇,对仗巧妙,以“随物赋形”的流畅准确避免了板滞雕琢。其“以才学为诗”,用事广博,左抽右取,无不如意,以妙趣横生的联想、浑然天成的组接一定程度避免了典故堆砌。诗的表现力在苏轼诗中得到空前的扩展。

哲宗元祐前后,苏轼及其门人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相互唱和,形成所谓“元祐体”诗歌。黄、陈在“以文字为诗”和“以才学为诗”方面更变本加厉。因受苏轼“乌台诗案”的影响,黄、陈诗由指陈时弊、干预现实转向吟咏情性、涵养道德,转向对诗歌形式的追求。他们将韩愈“务去陈言”的精神转化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原则,在语词使用上“点铁成金”,在诗意原型上“夺胎换骨”,熔铸用事、曲喻、拟人、隐语、俗谚等多种修辞手段和语言材料于一炉,下拗字,押险韵,造硬语。他们在艺术上竖起学杜的大旗,黄诗七律的瘦劲、陈诗五律的沈挚,都有杜诗“句法”的神韵。

北宋晚期诗坛在黄庭坚的影响下形成“江西宗派”。这一比附禅宗宗派而得名的诗派在南北宋之交势力很大,除吕本中《江西宗派图》中所列二十五人之外,还有一大帮诗人与黄庭坚诗风有染。该派诗人大多标举气格,鄙弃流俗,以日常生活、文化用品、师友亲情等为题材,句法上保持着“破弃声律”的态势以及“资书以为诗”的倾向。韩驹、吕本中、曾几等人受禅宗思维的影响,作诗倡“悟入”、“活法”,诗风转向流动自然,轻快活泼。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士大夫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巨变,诗风变得沈郁悲凉。江西派诗人重新认识到杜诗的意义,杜诗的“句法”凝结为深沉的忧国情怀,渗入其作品中。陈与义“避地湖峤,行路万里,诗益奇壮”(《后村诗话·前集》),是这个时代的突出

代表。

隆兴和议之后,宋金对峙,社会相对稳定,诗坛出现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陆游诗不仅数量为历代诗人之冠,而且质量为南宋诗人之冠。他在艺术上与江西诗派有渊源关系,但其创作观念和实践已突破该派藩篱。其诗涉及内容极为广泛,最突出的两方面,一是抗金报国、收复中原的梦想和呼号,悲壮激烈;一是日常生活、眼前景物的玩赏和咀嚼,闲适细腻。杨万里的“诚斋体”艺术上颇有创造性,不是在书本文字上翻新出奇,而是与千姿百态的自然景物直接对话,生动活泼,幽默诙谐,所谓“不笑不足以诚斋之诗”(《宋诗钞·诚斋诗钞小序》)。范成大的诗平易朴素,善写农村题材,《四时田园杂兴》反映了广阔的农村生活场景,为偏于隐逸的传统田园诗注入新的内容。

南宋理学家的势力也渗透入诗歌创作。朱熹对“选体”的推崇和对“唐律”的贬低,造成“理学兴而诗律坏”的状况。但他本人文学修养深厚,也能写出说理而不腐的优秀作品,哲理寓于形象,有理趣而无理语。宁宗朝永嘉“四灵”的创作则不仅抛开理学家的说教,而且极力恢复被江西诗派破弃已久的“唐律”。其诗以贾岛、姚合为仿效对象,“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尚五言,重白描,模写物态,研炼声律,又重新回到宋初晚唐体的道路。“四灵”的“捐书以为诗”矫正了江西诗派“资书以为诗”的恶习,但因缺乏深厚艺术修养的支持,其诗难免有寒俭刻削之态。

南宋后期诗坛出现了一大批官职卑小或科举落第的诗人,他们的诗被书商陈起收入《江湖前、后、续集》中,因而号称江湖诗派。其中不少人靠献诗卖艺来维持生活,或干谒达官以求赏识,或高谈阔论以博时名,其诗仍多习唐律,不乏无聊庸俗之作。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忧国忧民的诗篇,尤其是戴复古和刘克庄,题材的广泛性和艺术风格的多样性都超越同时代诗人。宋元易代之际,诗坛响起壮怀激烈的战歌和沉痛哀婉的悲歌。民族之忧,身世之悲,唤醒了被西湖暖风熏醉的诗人。以诗为史、以诗明志的杜甫再次受到士大夫的高度推崇。文天祥以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举动名垂青史,其诗则真实表现出深挚的爱国情怀和崇高的人格力量。在他的精神感召下,一批南宋遗民坚持民族气节,或以诗表明不屈的斗志,或以诗寄托亡国的哀思,成为宋诗最动人的绝唱。

参考书目:

北京大学古籍所.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元方回,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陈衍.宋诗精华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厉鹗. 宋诗纪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梁昆. 宋诗派别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

许总. 宋诗史[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周裕锴. 宋代诗学通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吕肖奂. 宋诗体派论[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

第一节 北宋初期诗派

李 昉(925—996)

李昉,字明远,深州饶阳(今河北饶阳)人。宋太祖开宝五年(972)拜翰林学士。太宗太平兴国中拜相。《宋史》有传。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一称其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

禁林春直^[1]

疏帘摇曳日辉辉,直阁深严半掩扉。一院有花春昼永,八方无事诏书稀。树头百啭莺莺语,梁上新巢燕燕飞。岂合此身居此地? 妨贤尸禄自知非^[2]。

【注释】

[1] 此诗为李昉任翰林学士时所作。禁林,学士院之别称。直,当值,值班。方回《瀛奎律髓》卷五《升平类》:“李昉此诗,合是宋朝善言太平第一人。”[2] 尸禄:尸位素餐,受禄而不尽职。

王禹偁(954—1001)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县)人。太平兴国八年进士。为翰林学士。以议孝章皇后事谪知滁州。真宗即位,复知制诰,贬知黄州,尝作《三黜赋》以见志。《宋史》有传。其为文古雅简淡,议论精到。许顗《彦周诗话》称其诗则“大抵语迫切而意雍容”,“大类乐天也”。

村 行^[1]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2],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3],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注释】

[1]此诗为王禹偁贬谪商州团练副使时所作。商州,今陕西商洛市。[2]晚籁:傍晚风吹空穴之声。[3]棠梨:即杜梨,一名甘棠,俗称野梨。

魏野(960—1019)

魏野,字仲先。陕州陕(今河南三门峡市)人。世为农,嗜吟咏,不求闻达。为诗精苦,有唐人风格,多警策句。有《草堂集》十卷。《宋史·隐逸传》有传。

题崇胜院河亭^[1]

陕郡衙中寺,亭临翠霭间。几声离岸櫓,数点别州山。野客犹思住,江鸥亦忘还。隔墙歌舞地,喧静不相关。

【注释】

[1]司马光《温公续诗话》:“魏野处士少时未知名。尝题河上寺柱云:‘数声离岸櫓,几点别州山。’时有幕僚,本江南文士也,见之大惊,邀与相见,赠诗曰:‘怪得名称野,元来性不群。借冠来谒我,倒屣起迎君。’仍为延誉,由是人始重之。”

林逋(967—1028)

林逋,字君复,杭州钱塘人。性恬淡好古,不趋名利。结庐杭州西湖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平生不娶,无子,所居多植梅畜鹤,号梅妻鹤子。喜为诗,澄浹峭特,多奇句。《宋史》入《隐逸传》。

山园小梅^[1]

众芳摇落独暄妍^[2],占尽风情向小园^[3]。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4]。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5]。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6]。

【注释】

[1]原诗共二首,此选其一。司马光《温公续诗话》:“人称其《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曲尽梅之体态。”周紫芝《竹坡诗话》称“疏影”、“暗香”二句,“脍炙天下殆二百年”。[2]暄妍:鲜媚。《瀛奎律髓汇评》卷二〇引冯舒曰:“‘暄妍’二字不稳。”冯班曰:“首句非梅。”意谓“暄妍”不宜描写梅花。[3]“占尽句”:纪昀曰:“次句‘占尽风情’四字亦不似梅。”[4]“疏影”二句:费昶《梁溪漫志》卷七:“陈辅之云:‘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殆似野蔷薇。’是未为知诗者。予尝踏月水边,见梅影在地,疏瘦清绝。熟味此诗,真能与梅传神也。野蔷薇丛生,初无

疏影,花阴散漫,乌得横斜也哉!”[5]“霜禽”二句:以白鹤、粉蝶衬托梅花之洁白。霜禽,白鸟,此指白鹤。[6]檀板:檀木拍板,歌时用以击拍。

杨 亿(974—1020)

杨亿,字大年,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县)人。判史馆,修《册府元龟》。两为翰林学士,官终工部侍郎。亿性耿介,尚名节,天性颖悟,才思敏捷,文格雄健,尤长典制。喜奖掖后进。有《武夷新集》传世。尝与钱惟演、刘筠等相唱和,编为《西昆酬唱集》。集中之诗多学李商隐,文辞华丽,好用典故,号西昆体。

汉 武^[1]

蓬莱银阙浪漫漫,弱水回风欲到难^[2]。光照竹宫劳夜拜^[3],露溥金掌费朝餐^[4]。力通青海求龙种^[5],死讳文成食马肝^[6]。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7]?

【注释】

[1]此诗为咏史诗。《瀛奎律髓》卷三《怀古类》评:“此诗有说讥武帝求仙,徒费心力,用兵不胜其骄,而于人才不加意也。”[2]“蓬莱”二句:谓蓬莱仙山渺茫难至。《史记·封禅书》:“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又云:“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殆不见其气。上(汉武帝)乃遣望气佐候其气云。”弱水:传说围绕仙岛之水。《十洲记》:“凤麟洲在西海之中央,洲四面有弱水绕之,鹅毛不浮,不可越也。”[3]“光照”句:讽刺汉武帝信奉鬼神。《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4]“露溥”句:讽刺汉武帝饮露以求仙。《史记·封禅书》:“其后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汉武故事》:“帝作金茎擎玉杯,以承云表之露,拟和玉屑饮之以求仙。”[5]“力通”句:讽刺汉武帝穷兵黩武征伐西域求骏马之事。《史记·乐书》谓武帝“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北史·吐谷浑传》:“青海周回千余里,内有小山。每冬冰合后,以良牝马置此,来春收之,所生得驹,号为龙种。”此借青海龙种之典言汉武得骏马之事。[6]“死讳”句:讽刺汉武帝为方士所骗而执迷不悟。《史记·封禅书》:“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居岁余,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详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杀视得书,书言甚怪。天子识其手书,问其人,果是伪书,于是诛文成将军,隐之。天子既诛文成,后悔其蚤死,惜其方不尽,及见栾大,大说。大言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奄口,恶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马肝死耳。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索隐》:“案:《论衡》云:‘气热而毒盛,故食走马肝杀人。’《儒林传》云‘食肉无食马肝’是也。”[7]“待诏先生”二句:

讽刺汉武帝未重用如东方朔之类真正人才。《汉书·东方朔传》：“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朔初来，上书曰：‘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朔文辞不逊，高自称誉，上伟之，令待诏公卿车，奉禄薄，未得省见。久之，朔给骑朱儒曰：‘上以若曹无益于县官，无益于国用，徒索衣食，今欲尽杀若曹。’朱儒大恐，啼泣。居有顷，闻上过，朱儒皆号泣顿首。上问何为，对曰：‘东方朔言上欲尽诛臣等。’上知朔多端，召问朔：‘何恐朱儒为？’对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长三尺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用，罢之，无令但索长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诏金马门，稍得亲近。”沈括《梦溪笔谈》卷一《故事》记载：“旧翰林学士，地势清切，皆不兼他务。文馆任职，自校理以上，皆有职钱，唯内外制不给。杨大年久为学士，家贫，请外，表辞千余言，其间两联曰：‘虚忝甘泉之从臣，终作莫敖之饿鬼。’‘从者之病莫兴，方朔之饥欲死。’”据此，则这两句乃以东方朔自比，有暗讽宋真宗意。

刘 筠(970—1030)

刘筠，字子仪，大名（今河北大名县）人。为秘阁校理，预修《图经》及《册府元龟》，推为精敏。累进翰林学士，知庐州。筠善对偶，尤工诗，与杨亿齐名。凡三入禁林，又三典贡举，以策论升降天下士，自筠始。《宋史》有传。

柳 絮^[1]

半减依依学转蓬^[2]，斑骓无奈恣西东^[3]。平沙千里经春雪^[4]，广陌三条尽日风。
北斗城高连蠛蠓^[5]，甘泉树密蔽青葱^[6]。汉家旧苑眠应足^[7]，岂觉黄金万缕空^[8]。

【注释】

[1]此诗为咏物诗。用比喻、拟人等手法刻画柳絮之各种形态。李商隐尝作十余首咏柳诗，西昆体诗人多效之，杨亿、钱惟演亦各有同题诗一首。[2]依依：轻柔貌。《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转蓬：秋日蓬草随风飘转。[3]“斑骓”句：谓柳絮如斑骓马任意驰骋，无拘无束，亦暗寓无奈之离别。李商隐《对雪》诗：“肠断斑骓送陆郎。”斑骓：有黑白斑点之骏马。[4]“平沙”句：谓柳絮铺地如春雪千里。李商隐《赠柳》诗：“忍放花似雪。”[5]“北斗”句：谓高城上柳絮乱飞如蠛蠓遮天。《三辅黄图》：“惠帝更筑长安城，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蠛蠓，小飞虫。《尔雅·释虫》：“蠛，蠛蠓。”郭璞注：“小虫似蚋，喜乱飞。”[6]“甘泉”句：谓柳絮遮蔽皇官中树木青葱之色。甘泉，汉官名。杨雄《甘泉赋》：“翠玉树之青葱兮。”[7]“汉家”句：《三辅故事》：“汉苑中柳状如人形，曰人柳，一日三眠三起。”[8]“岂觉”句：谓柳树黄金般嫩叶已随柳絮飘坠而消失。李商隐《谑柳》：“已带黄金缕，仍飞白玉花。”

钱惟演(962—1034)

钱惟演,字希圣,吴越王钱俶之子。从俶归宋,真宗朝累官至翰林学士。仁宗即位,拜枢密使。罢为保大军节度使、知河阳,判河南府。文辞清丽,与杨亿、刘筠齐名。《宋史》有传。

无 题^[1]

误语成疑意已伤,春山低敛翠眉长^[2]。鄂君绣被朝犹掩^[3],荀令熏炉冷自香^[4]。
有恨岂因燕风去^[5],无言宁为息侯亡^[6]。合欢不验丁香结^[7],只得凄凉对烛房。

【注释】

[1]诗以《无题》为题,始自李商隐,大多以爱情相思为题材,深情绵邈而隐约晦涩。《西昆酬唱集》中共有《无题》诗十五首。此诗为《无题三首》之一,由杨亿原唱,刘筠亦有和作。《瀛奎律髓汇评》卷七引冯班语,称钱惟演《无题》诸诗“俱在义山廊庑间”,并称“钱胜杨”。[2]春山:春日山色黛青,以喻妇人姣好之画眉。李商隐《代赠》诗:“总把春山扫眉黛,不知供得几多愁?”[3]“鄂君”句:此指男女欢会。汉刘向《说苑·善说》记鄂君子皙泛舟于新波之中,操舟越人以歌声示爱慕,鄂君于是“举绣被而覆之”,得以交欢尽意。[4]“荀令”句:晋习凿齿《襄阳记》载刘季和语:“荀令君至人家,坐处三日香。”荀令指东汉尚书令荀彧。李商隐《牡丹》诗:“荀令香炉可待熏。”又《酬崔八早梅有赠兼示之作》诗:“荀令熏炉更换香。”此点化其意。[5]“有恨”句:谓有情含怨并非因旧日情人离去。《飞燕外传》记汉成帝后赵飞燕私通官奴燕赤凤。此以燕凤代指情人。[6]“无言”句:谓无言沉默岂因怀念故国夫君。《左传·庄公十四年》:“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问之,对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7]合欢:晋崔豹《古今注》卷下《草木》:“合欢,树似梧桐,枝叶繁,互相交结。每一风来,辄自相离,了不相牵缀。树之阶庭,使人不忿。”丁香结:紫丁香花蕾,古人以象征愁思固结不解。李商隐《代赠》诗:“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